



八制图

为爱加分

古月/银川

我家小区后面是一个正在新建的楼盘，每天都能看到进进出出的工人。几天前，我开着三轮车从小公园回家，在楼盘大门口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工人正拿着塑料软管喷水。天气越来越热，进进出出的车辆时不时扬起灰尘，是该洒水了。

我说：“师傅，我身体不便，三轮车也脏了，能顺便帮我冲冲吗？”他看看我，又看看车，爽快大方地把三轮车冲了一遍。就这样，我俩认识了。他来自固原，姓刘。

刘师傅休息时，会带着小女儿到我们社区的小微公园玩，那里有个小沙滩乐园，是小朋友的最爱。我也经常在那里看书读报，时不时抬头看看孩子们玩耍。

刘师傅原来在一家企业上班，后来厂子不景气，就买断工龄回家了。他没啥技术，就应聘到这家建筑工地当辅工。辅工就是小工，打杂的，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推推车，推车里有时装的是水泥，大多数时间装着砖头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推推车都是苦力活，经常累得满头大汗。他们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区租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，妻子在小区物业做保洁员，女儿在附近小学上四年级。生活有万般不易，但一谈起女儿春儿，他就眉飞色舞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
一天周末，刘师傅开心地对我说：“春儿考了100分！这是试卷，请你帮忙看看。”我知道他有炫耀的成分，但还是接过试卷，仔细看起来。

这是一张数学试卷，春儿有一道题答错了，老师在旁边扣了两分。扣了两分怎么还能得满分？我心头狐疑，该不会是老师算错了吧？

春儿答错的是一道连线题，左边一列是：一车水泥、一块砖头、一张报纸。右边一列是：20吨、3公斤、15克。正确答案显而易见，可是，春儿却把“一块砖头”和“15克”连起来，扣分不算冤枉了。

试卷最后还有一道附加题，要求学生写80字左右的话。

春儿是这样写的：“我的爸爸是工地小工，我希望工地所有砖头都不要太重，有15克最好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爸爸推推车时就不会累了。他太辛苦了，我爱我爸爸！”

这段话本来是不计分的，老师大约被感动了，特意在旁边加了两分，还写了一句评语：爱心加分，春儿你得了满分，祝贺你！爱心满分。

我把试卷还给刘师傅，祝贺他女儿考了满分，祝贺他拥有如此懂事的女儿，更祝贺他女儿遇到了一位有爱心的老师。这一切，都该是满分！

父亲生命里的三个女人

安必宁/固原

90岁高龄的父亲，此生有太多的牵挂。他告诉我，有3个女人让他至今忘不掉。

父亲10岁时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那场突如其来的离别，像挥之不去的阴霾，彻底打碎了年少的时光。没有母亲的悉心呵护，没有晨起暮归的暖心叮嘱，小小的他被迫褪去孩童的稚嫩，早早读懂了生活的艰辛，学着懂事，学着隐忍，学着独自扛起生活的琐碎与不易。那份童年缺失的母爱，成为他心底无法弥补的缺憾，深藏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。

长大后，父亲娶了心爱的女人，有了7个视若珍宝的儿女，日子虽不富裕，粗茶淡饭却满是烟火温情。母亲是陪他走过半生风雨的爱人，是一同操持家务、养育儿女的伴侣。寒来暑往的岁月里，两人相依相伴，把清贫的日子熬出了满满的暖意。父亲满心期盼着能和母亲安稳相守晚年，可在70岁那年，他永远失去了相伴的爱人。数十载夫妻情深，一朝阴阳相隔，丧妻之痛像一

把利刃狠狠刺穿了他的心。从此，世间再无人与他共话家常、同担风雨，他失去了往后岁月最坚实的依靠。

本以为历经两次生死离别，命运会对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手下留情。然而，在父亲90岁高龄之际，不得不再次面对世间最残忍的痛，亲手送走了最疼爱的二女儿。这份晚年丧女之痛，远比年少丧母、中年丧妻更让他心碎不已。

回看过往，我才真正懂得父亲这一生的万般不易。他扛过了童年无母的孤苦，熬过了养儿育女的辛劳，承受了晚年接连丧亲的极致悲痛，却依旧对儿女倾尽所有，依旧怀揣着温柔与期许。

愿往后余生，时光能对这位历经苦难、一生坚韧的老人温柔以待，少一些风雨波折，多一些平安康健；少一些悲伤苦楚，多一些温情慰藉。愿我们能紧紧陪伴在他身边，用心守护余生的每一段岁月，把他一生给予的深沉父爱悉数回馈，陪他安安稳稳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三只“丑小鸭”

曹吉芳/石嘴山

初二时，我调到了五班。初来乍到需要新朋友，娟很快和我熟识。黑黑瘦瘦的她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发黄，不算好看。可她性格爽朗、乐于助人，笑起来还露出几颗龅牙，从来不顾忌他人的眼神，和我很像。她不笨，但不擅长学习。我呢，除了物理课上打盹，其他的课程还说得过去。差不多算同类吧，我默认了。

很快，我便享受到了新朋友带来的快乐。我家离学校远，骑自行车最少40分钟。平时也就罢了，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寸步难行。她家在镇上，每到刮风下雨天便邀请我去她家。刚开始我有些发怵，因为听说她有个继父，但去了一次便放心了。她的继父是个瘦高个，对她极好。她妈妈的厨艺真好，干捞面里放白菜都特别好吃，原因是辣子炸得好，油润红亮，醇香四溢，至今都难以忘怀。我呢，手勤嘴甜，不招人嫌，他们一家人对我都很好。

不久，我俩的世界又多了一颗“莲花菜”。她瘦巴巴的，加上名字中带一个“莲”字，我们就叫她“莲花菜”。此后，我们三个经常凑在一起，连上厕所也要搭伴儿。

我们成了标准的“三人行”。周末谁家的农活要紧，另外两个必去帮忙。我们手脚利落，干活踏实，学习上也是你追我赶，父母都乐意我们在一起。不过，每个人的青春都少不了八卦，我们三个也不例外，经常在一起八卦班里的同学。当然，具体到我们自己身上，都会避而不谈，谁要“拉郎配”，必定会遭“暴打”。

有一次打赌，赌什么我忘了，反正是我输了，她俩硬是给我编了两个“冲天辫”。愿赌服输，我只好顶着那两个非常夸张的“冲天辫”，晃悠悠地来到学校，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彼时的我，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。后来，我发现出丑不可怕。出多了，反而能增加勇气。

那时，班里的男生都害怕相互来往，其实是怕被戴上“早恋”的帽子，但那层窗户纸很快被我们仨联手捅破了，我们开始找男生玩耍，而且大大咧咧的，无所顾忌，然后男女生们开始一起玩。当年的运动会上，我们班取得年级第一的好成绩，大家都说我们有我们仨的功劳。

初二和初三两年，我们三只“丑小鸭”，活得阳光明媚、开心快乐，至今难忘。